

新教文库·清教徒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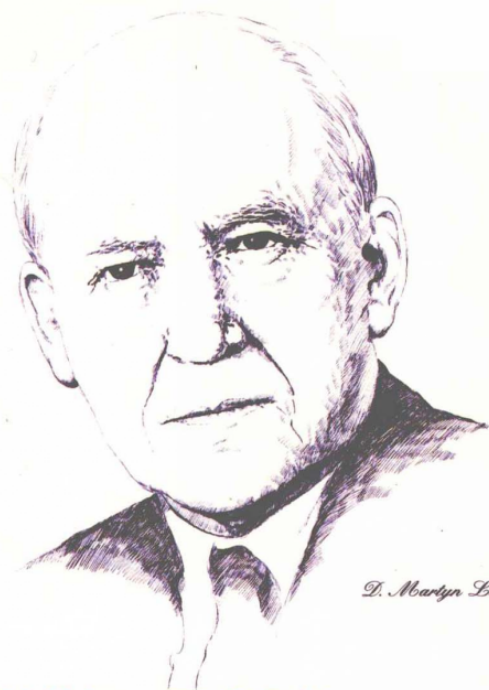
清教徒的脚踪

PURITAN PAPERS

[英] 钟马田 (D. Martyn Lloyd-Jones) 等著
梁素雅 王国显 等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编辑：王凤梅 特邀编辑：张惠恩
封面设计：九藏广告



D. Martyn Lloyd-Jones

归回古道，重修祭坛，再求复兴

整本书流露出钟马田博士坚守信仰立场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大复兴的热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教徒在讲台上得到极大能力的原因。相信读者们也将从此书中得到深深的感动。

——编者

因此，复兴从定义上来说，是指让正在沉睡、毫无生气、几乎濒危垂死的教会众肢体充满生气，变得活泼，醒觉过来。圣灵的大能突然临到他们身上……他们会谦卑下来，认清自己的过犯，甚至心中惊恐起来。

——钟马田

ISBN 978-7-5080-6222-8



9 787508 062228 >

定价：39.80元



清教徒的脚踪

PURITAN PAPER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教徒的脚踪 / (英)钟马田著; 梁素雅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1

(新教文库·清教徒译丛)

书名原文: Puritan Papers

ISBN 978-7-5080-6222-8

I. ①清… II. ①钟… ②梁… III. ①基督教-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0713号

Copyright © The Committee of the Westminster Conferen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Puritan Papers

中文简体版由The Committee of the Westminster Conference 授权出版发行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1—0325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60×965 1/16

字 数 335千字

印 张 22.5

定 价 39.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序：美德的根基

江登兴

清教徒运动是一场源于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从16世纪早期直到1689年英国《宽容法案》通过，其时间持续近150年，其影响范围主要是英国和美国。

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推行改革，成为世界现代史发端的重要事件之一，之后加尔文在瑞士把宗教改革引向深入。

英国受宗教改革影响略晚，清教徒运动从最初本质上是英国本土的宗教改革运动，它在精神上尤其深受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影响。

清教徒运动发端于16世纪早期英王亨利八世的改革，之后成形于1558年之后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的宗教改革由于在开始的时候就存在亨利八世为离婚而脱离罗马教会的功利性考虑，因此自然就伴随着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表现在英国教会在宗教改革之后，在教义上是加尔文主义的，但同时保留了大量罗马天主教的遗风，包括许多的天主教的礼仪和服饰，而英国的教会体制也继承了天主教的主教制。

清教徒继承纯正的宗教改革精神，盼望在英国促进纯正信仰的发展，彻底革新英国教会。他们付出了许多卓越的努力，但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

起初，清教徒追求的是教会礼仪的改革，包括不再穿有神父遗风的圣袍、不再在洗礼时在婴儿头上画十字架、圣餐时不必下跪等。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他们的追求经历挫折之后，清教徒转向更深一层的追问，那就是：主教制是否具有合理性？由此清教徒运动转向长老制阶段，长老派追求教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就是由主教制转向长老制，这一运动始于伊丽莎白年间，在詹姆士一世时达到高峰。

詹姆士一世在汉普顿御前会议上威胁清教徒们要老老实实的，不

然，“我会把他们赶出这块地方——或者更糟”。

此前已有一部分清教徒走上了与英国国教分裂的道路，他们是公理制的教会，也称为独立派。1620年，“五月花号”远航蛮荒之地的北美新大陆，这艘船上的成员均来自一个清教徒独立派的教会。

詹姆士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上台后，对清教徒实行高压政策，于是更多的清教徒远走新大陆，在异乡建造他们所追求的“山上之城”。

1649年，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革命爆发，清教徒是这场革命中的主力军，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英国革命中，由于克伦威尔的兴起，公理会比长老派后来居上，占了主导地位。克伦威尔统治之后，英国经历王政复辟和光荣革命。当1689年《宽容法案》通过以后，清教徒在英国所追求的目标大都已经达到，而清教徒运动也已到了尾声。

值得一提的是，“五月花号”所代表的清教徒移民成为美国的开国先贤，永载史册。他们于1620年凭借有限的补给，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远航北美。在登陆之前，他们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奠定了美国公民公共治理的基本原则，也被誉为是美国的“出生证明”。

清教徒以其卓越的历史贡献，促进了英国的发展，也奠定了北美新大陆的根基，在世界现代史上功勋卓著。他们之所以有这么杰出的贡献，是与其独特的信仰及品格相关的：

1. 清教徒追求对纯洁信仰的追求，导致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极为严谨。他们注重友爱、宽恕、诚实、节制。

2. 清教徒有独特的工作伦理。他们认为节俭是美德，但他们也强调进取，他们相信通过努力和勤奋地工作，在工作上取得更高的成就是荣耀上帝，因此一些著名的学者认为清教徒极大地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伦理的形成。

3. 清教徒以其信仰的忠诚，认为促进社区与社会的变革，建造更公平、正义、友爱的社会是他们的天职，为此他们的工作极大

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早期美洲殖民地的发展。

4. 清教徒非常重视教育。他们重视知识的传播，美国最早的一批大学，如哈佛大学，都是由清教徒设立的。

20世纪40年代以来，针对清教徒的研究已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的热点。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学术界对于清教徒的介绍非常有限。我们在学术研究上需要得到更多清教徒的资料，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专业研究学者的共识。

在中国当代介绍清教徒，还有独特的社会意义。在我们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有量的增长，我们还需要优秀的商业伦理，而清教徒出于纯洁的信心产生出来的诚实、节制、勤奋和进取，对于当代的我们是极好的借鉴。

另外，清教徒们致力于革新社区，致力于培植公共生活中的友爱、纯朴、清洁的美德，对我们当代社会发展也具有极好的借鉴意义。

清教徒有如此杰出的历史贡献，了解他们有如此正面的当代意义，但是他们一切的美德都是从他们纯洁的信仰之根上结出的果子，因此认识他们的信仰，也了解他们的历史贡献，是我们策划这一套书的初衷。为此，我们将介绍清教徒的当代研究成果，也将翻译清教徒的经典原著，来服务关心清教徒议题的读者朋友们。

盼望清教徒能够为当代社会进步提供独特的精神资源。

序言：回归古道，再求复兴

江登兴

本书主要是钟马田博士（D. Martin Lloyd Jones）在“威斯敏斯特论坛”（Westminster Conference）上发表的文章合集，后面也收录了少数名家的作品。

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介绍清教徒。其中包括清教徒的第一代领袖持守清教徒立场的处境和原因、他们追求彻底革新的勇气，这一代人奠定了清教徒精神的根基；接着介绍了此后的一代，如亨利·雅各等人如何致力于内部的建造，以及此后清教徒的精神如何影响了爱德华滋、哈理斯等人，讲述他们火热的生命和他们所带起的大复兴；最后阐述了清教徒在英国走向信仰宽容的政治变局中的失败与教训。

第二部分介绍清教徒的思想，也包括神学性的总结。其中复兴是钟马田博士关心的核心话题。书中展现了清教徒事奉的大能、深刻的属灵经历，以及他们的成熟的属灵生命如何体现在个人生活、群体生活和社会参与中。

威斯敏斯特论坛的来龙去脉是这样来的。1950年代，有一群年轻人在巴刻博士（Dr J. I. Packer）和钟马田博士的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清教徒的研讨会。钟马田博士时常提到他大大受益于清教徒，并且督促人们到“福音派图书馆”去借阅他们的著作。那时候，清教徒的著作仅仅在旧书商的手里才能买到，但是由于得到这些作品的人迅速发现了书中包含着隐秘的珍宝，为了和大家分享，于是就产生了“清教徒论坛”（Puritan Conference），后来改名为“威斯敏斯特论坛”。

以这个论坛为标志，清教徒的精神得到了广泛关注。每届论坛的成果都以 Puritan Papers 的名字结集出版。

多年前，我有机会得到一册海外出版的繁体版《清教徒的脚踪》

(The Puritans)。虽然我对其中的历史相当陌生，文章篇幅又很长，但是钟马田有深刻的洞察力、坚定的信念，加上对清教徒历史的如数家珍，从而使本书深具可读性。这样，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本书，并且放在枕边反复阅读，多年下来，有些篇章我读了不下五遍。这不仅帮助我理清了清教徒历史的大致脉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清教徒的精神也极大地建立了我的信念。

因此，就有了出版这本书的冲动，于是我开始联系《清教徒的脚踪》的版权，但是始终得不到授权。由于这本书是钟马田博士在 Puritan Papers 里面所发表的文章的个人合集，于是我决定去寻找 Puritan Papers 的授权。在大西洋两岸和英美多家出版社之间来回求索，但是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版权不在他们手里，不过他们都热情地介绍可能拥有版权的出版社，最后终于找到了“威斯敏斯特论坛”，他们非常慷慨地允诺将所有论坛的论文授权给我们出版。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版的《清教徒的脚踪》删除了英文版 The Puritans 里面 6 篇左右的文章。我们把此书的大部分重新译出来了，只是我们只选取了其中主要的文章出版，一些离我们处境比较远的主题的文章，我们没有收录。不过考虑到这是向读者第一次介绍清教徒，我们又在后面加上了巴刻等名家的作品。

钟马田博士之前没有收入本书的几篇文章，我们也将 Puritan Papers 的后面几辑中陆续收录。

Puritan Papers 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著名学者们研究清教徒的最重要成果，可以成为中国大陆读者了解清教徒的一个介绍性的文本，有利于我们回归古道，重修祭坛，再求复兴。

感谢王国显和梁素雅老师的授权。也感谢所有参与本书翻译和校译的朋友们。本书最后由宁依华总校译。

目 录

第一部分 清教徒的历史及代表人物

第一章 清教运动及起源 (1971)

钟马田 (D. M. Lloyd-Jones) 著 梁素雅、王国显 译

小冀 校 2

第二章 约翰·诺克斯——清教运动的创始人 (1972)

钟马田 著 梁素雅、王国显 译 小冀 校 22

第三章 亨利·雅各和第一个公理会教会 (1966)

钟马田 著 李丽书 译 42

第四章 威廉·威廉姆斯和威尔士加尔文派循道会 (1968)

钟马田 著 李树斌 译 63

第五章 哈里斯与复兴 (1973)

钟马田 著 梁素雅、王国显 译 杨征宇 校 89

第六章 爱德华滋和复兴的极其重要性 (1976)

钟马田 著 梁素雅、王国显 译 杨征宇 校 110

第七章 约翰·加尔文和乔治·怀特菲尔德 (1964)

钟马田 著 李树斌 译 133

第八章 清教徒的困惑——1640 - 1662 年间的经验教训 (1962)

钟马田 著 杨征宇 译 162

第九章 我们能从历史领受教训吗? (1969)

钟马田 著 梁素雅、王国显 译 诚 之 校 180

第十章 长老会之死 (1969)

海威尔·R. 琼斯 (Hywel R. Jones) 著 杨征宇 译 199

第二部分 清教徒的思想与观念

第十一章 复兴——历史与神学思想的回顾 (1959)

钟马田 著 梁素雅、王国显 译 诚之校 216

第十二章 清教徒的讲道 (1977)

钟马田 著 梁素雅、王国显 译 杨征宇 校 236

第十三章 知识——真的与假的 (1960)

钟马田 著 梁素雅、王国显 译 诚之校 251

第十四章 清教徒的日常生活 (1957)

布朗德 (Elizabeth Braund) 著 陈知纲 译 272

第十五章 清教徒的良心 (1962)

巴刻 (J. I. Packer) 著 李丽书 译 283

第十六章 清教徒眼中牧者的生活与工作 (1958)

保罗·库克 (Paul Cook) 著 陈知纲 译 302

第十七章 巴克斯特的社会经济思想 (1958)

伍德里奇 (D. R. Wooldridge) 著 陈知纲 译 315

第十八章 清教徒教会中的纪律观 (1959)

唐纳姆 (D. Downham) 著 陈知纲 译 325

第十九章 巴克斯特的《归正的牧师》(1967)

凯杰 (J. A. Caiger) 著 杨征宇 译 336

第一部分

清教徒的历史及代表人物

清教运动及起源^①

钟马田 (D. M. Lloyd-Jones) 著 梁素雅、王国显译 小冀校

—

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题目，原因是我认为，我们必须不时提醒自己：清教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以往我有两次机会谈及这个问题：一次是1962年在福音派图书馆的一次演讲中，谈到发生在1662年的“大放逐”（Ejectment）；当时我只是简单地提说一下，主要是为了说明“大放逐”事件发生的背景。之后，在1965年，在一篇题为《亨利·雅各和伦敦第一个公理会教会》的文章里，我又简略提及。可是，我仍然觉得有必要再回去探索一下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清教主义的定义的认识有点混乱，必须加以澄清。

我并非以学术的态度来谈这个问题，我的兴趣不是学术性的，从来就不是。清教主义可能变成一个圈套、一种真正的危机。谈这个问题的巨著为数不少，可以引起极具刺激性的理性探讨，引出极有趣的理论性讨论。但这绝不是我对清教主义的态度。

请大家原谅我要插入一段个人的回忆，来说明我对这问题产生兴趣的起因。我是在被称为威尔士加尔文派的循道公会中长大的。对他们的历史产生兴趣的时候，我发现这一运动的领袖们——罗兰斯（Daniel Rowlands）和其他人——都是一群被称为清教徒之人的作品的辛勤阅读者。他们常引用清教徒的话，以至于有时招致批评，说他们的讲道是清

^① 传讲于1971年，该年度特会的主题是“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The Good Fight of Faith），取自《提摩太前书》6章12节。——编者注。

教徒式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广泛兴趣。但我真正的研究心思发生在1925年，原因是什么，我现在不必解释。当时我偶然读到刚刚面世的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一本新传记。该书在出版前，我就在《英国周刊》读到它的书评，深受吸引，因此该书一出版，我就把它买下来。从此以后，对清教徒及其著作的真切而活泼的兴趣就深深抓住了我。我也要坦白承认，我整个的侍奉也深受他们的思想影响。后来还有一件事叫我更进一步受到他们吸引，这便是约拿单·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的著述。要想读懂他的著述，就不可能不追溯到同样的根源。我对清教思想深感兴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传道侍奉最有助益的。他们在尽心传讲上帝的道的侍奉上，是伟大的典范，叫我大受激励。

这就是我急于澄清清教主义正确定义的原因。坊间充斥了大量这一主题的出版物，因此把问题弄得相当复杂，要能跟上这琳琅满目的出版书籍，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其中最好的，有纳彭（Knappen）所著的《都铎王朝的清教主义》（*Tudor Puritanism*）、哈勒（Haller）所写的《清教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Puritanism*）和帕特里克·柯林逊（Patrick Collinson）的《伊丽莎白时期的运动》（*The Elizabethan Movement*），这最后一本，是最近出版而且非常重要的著作。此外还有博德（Porter）所写的《都铎王朝剑桥的改革与反应》（*Reformation and Reaction in Tudor Cambridge*），也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还有纽（J. F. H. New）所写的《圣公会与清教徒》（*Anglican and Puritan*）^②和其他许多讨论个别专题的著作。这些书籍都很尖锐地提出了关于“清教徒”的定义的问题，因此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了。

虽然如此，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却是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现今的光景，与16世纪非常相似。当时是个变化万千的时代，这一点我们在这次特会中有好几篇论文都提到了；16世纪是新时代的开端，今天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讨论这个历史性的题目显得如此重要。

^② Anglican指“英国国教会的”，今日华人普遍称“英国国教会”为“圣公会”，本书中两种译法可以互换。——编者注。

问题是如何定义“清教徒”这个名词。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出现在不少的书籍和刊物中。究竟“清教徒”这个词出现于何时？它在何时第一次被应用？历史学者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可是，他们所着重的是历史本身，或者是史料的编纂，而非清教徒的精神与教导。这样的处理方式使他们陷入一种危险，他们用他们独有的学术手法，作出非常仔细的分析（若不说他们故弄玄虚），因而引起混乱。事实上，清教徒内部彼此也有差异，也有一些随年日而改变立场的。

这一切的情况，使如何定义的问题变得更困难、更复杂。在《教会历史》这套书中，其中一册有剑桥大学巴兹尔·霍尔教授（Basil Hall）的一篇文章论及这问题，许多人就奉此为准，认为他多少解决了这一语义问题。霍尔教授自称他已为清教徒定下了一个正确的涵义。他说：“真正的清教徒，是那些没有离开英国国教会而信奉清教思想的圣公会信徒。”他把长老派、分离派和其他各派都排除在外。

他得出这样结论的原因，我们是不难领会的。他是从要求简洁的角度看问题。他这样机械式的分类方式所得出的定义，有其可取之处。但我要指出，要说明清教主义的真正含义，这样的定义是近乎荒谬而不当的。

有一种观点是圣公会所定义的清教主义。他们认为清教主义始于1570年代后期及1580年代前期的格里纳姆（Richard Greenham）和罗杰斯（Richard Rogers），随后，17世纪初期，伟大的珀金斯（Willam Perkins）继之而起，把它发扬光大。根据这样的定义，清教主义基本上是教牧神学——专门关注教牧神学和信徒良知的问题。当然这些都是这几个人所专长的，为首的就是格里纳姆。他教导那些与他住在一起的青年人，形成颇有规模的教导学派。他们当然研讨所有重要的真理，但特别注重牧养方面；他们也处理“良知的问题”，就是基督徒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

我要指出，对清教徒这样的定义，不但有不足之处，而且我们若是采纳这个说法，那就会把清教思想最根本的特征遗漏了。有人对清教徒与圣公会之间的分歧轻描淡写，不当作一回事，认为那只是在经济上和行政管理上的处理方式的差异，不值得一谈；他们认为那些差异与教义

无关，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认为清教徒一味地小题大做。他们认定，那些差异一点也不重要。

但是，前面提到的纽在他所著的《圣公会与清教徒》一书中指出，在一些基要教义上，清教徒和圣公会信徒总是存在分歧的，譬如人论、教会论、圣礼论、末世论等。这本书十分重要，只是我发现，多数人对他的观点存有疑问。他们没有认真地对待他，只是批评他太过火了。但纽确实引起不少人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他的论点是，那些所谓“无关紧要的问题”事实上却是从一些基要问题的分歧开始的，这些分歧涉及基督教信仰的关键教义。我把纽的书读了几遍以后，差不多要承认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他可能是说得过火一点，但我相信他的论点基本上是对的。我只要加上一点补充修正就清楚了，他所指的正公宗主张，实在是经过胡克（Richard Hooker）加以明朗化之后的立场，是真正的英国国教主义，而非早期的样式。讨论这种问题的困难，在于人容易把尚未发生的事当作当时已存在的事实。为了讨论问题时要有清楚的分野，我们要把清教思想和英国国教主义明确地分别开来；但准确地说，所谓英国国教主义，实际上是从胡克才开始出现的；虽然在他以前已经隐约有这种思想，但是却是到了胡克时才加以明确的。因此我们如果从英国的宗教改革初期来着手讨论这两派思想的主流，应该是合宜的。所以我们要先以纯正的历史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才能脱离这个混淆不清的困境。

二

第一个问题是：清教主义始于何时？那些赞同霍尔教授的人会指出，“清教徒”这个词是1567年才开始使用的，那么，清教主义自然是从此时开始了。这个事实的说明，当然是对的，但这完全错失了清教运动的精神。我同意纳彭在《都铎王朝的清教主义》一书中所说的，清教主义的精神，首现于丁道尔（William Tyndale）身上，可以追溯到1524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清教主义事实上是一种思想，这一点我要说清楚。清教主义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它的两个最大的特色，已现于丁道尔身上。他热切希望平信徒都能读圣经，可是困难重

重，他所采取去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表明他是个清教徒。他没有征得主教们的同意，就把圣经翻译出版，这就是清教徒所发的第一炮。不经主教们的同意而去这样做一件事，这真是不可思议。可是丁道尔就这样做了。他所做的另外一件事，也表明了清教徒的特色——他竟然未获国王的批准，径自离开英国。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在当权者的眼中，是该受严厉申斥的。但丁道尔急于要把圣经翻译出来，并付印出版，所以没有经过国王的批准就离开了英国，前赴德国，在那里得到路德和其他人的协助，完成了这件大事。这两件事所表明态度，都是清教徒对当权者一贯的作风，表明他们看重真理过于传统与政权的势力，并坚持照着自己所认定正确的方式，去自由侍奉上帝。

从丁道尔开始，这种精神、态度和心态就不断地显现出来。众所周知，亨利八世事实上只真正关心一件事，就是能够和他的妻子离婚，以便再娶。这就使他急于摆脱教皇和他的权力，好使自己能成为英国教会的元首。从教义上来说，他至死都是一个彻底的罗马天主教信徒。这样复杂的动机加上混乱的思考和君臣们不一致的献策，使他常常觉得为难，只好不时更改政策。比方说在 1532 年，他下令制订十条信纲，虽然仍然保留罗马天主教特有的各种仪式，却多少修改了对炼狱的看法、对圣人的膜拜、对圣物的礼拜、圣像、朝圣和这一类的东西。可是，这个措施只是昙花一现。1538 年，他又完全改变了立场，或多或少恢复原状。起初他鼓励翻译圣经，后来却又改变主意。1539 年，他制订六条信纲，规定如果有人不接受变体说（Transubstantiation），就要视为异端分子，而此类异端要被处死；不许人在弥撒时领饼饮杯；强迫恢复向神甫告解的旧习。换句话说，他要保留罗马天主教会所有的仪式。他所关注的，只是要自己成为英国教会最高的元首，因此不许神职人员结婚，崇拜的程序一律用拉丁文，重新设立圣像，重新起用罗马天主教的教士服饰。

亨利八世的措施，又引起了清教徒典型的反应。在这些信奉新教真理的人群中，起了分裂。一面是克蓝麦（Cranmer）与追随他的人，他们说：“我们必须容忍。皇上反覆无常，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次他要做什么。现在他是这样主张，但希望过了一年，他又会改变主意，那时